四書待問

四書待問卷之十三

臨汝蕭鎰編

大學

經

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明明德之功在己固可必其至於至善新民之功在人亦可必其止於至善乎

且自明其明德明德明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知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

之如此變化其氣質自然可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固有次第然明德工夫未盡而

有家國將委置而不務治邪

方格物致知時以下條目即當時無一不求知其理

雖履其事亦是學習到功夫成熟後一級升一級正

履其位是時方止於至善

知止知至之別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

知至則心之知識无不盡

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字為重
言其知識到極處也
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待慮而后能
得耶
知止蓋知至善之所在故有定能靜能安及至事至
物來又不可不審慮者隨事觀理極深研幾之謂思
之精察也知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可
以死可以無死至此而更須量而后能得其所止
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而能慮一節最為功夫切至處

共問曰節自知止以至能安其進皆易能慮能得其進猶難蓋學者每至於安即養安而不知慮耳故極深研幾功夫切至乃可望其能得先儒謂慮非顏子不能此之謂也

知止謂知其所止能得謂得其所止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抑有別乎

物格知止是知其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

定靜安慮得有字能字之別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安慮得以心言故曰能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德新民何以為物知

止能得何以為事

物猶事物之物事乃從事之事故明德新民為物知

止能得為事以類求之知曰物曰知曰意曰心曰身

曰家國天下物也曰格曰至曰誠曰正曰脩曰齊治

平事也

物有本末言明德新民也而曰致知在格物

則物非明德新民矣

明德新民二物無所不該格物之物雖散為萬殊而其物理之本莫大於此大學以格為明〻德之始事蓋自始格之時所謂民德新民已在其中其餘事〻物〻洪纖精粗莫不欲窮致其極者皆以成就此三物而已

治國平天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一以明〻德於天下為言豈學者尔得以與於此乎

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在我之所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事而非我職分

之可當為故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夫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設是將有為天下國家之責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為己事之當然而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

治平與誠正修齊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此大學之本旨也若必以治平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同歸與經旨相背

馳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居位乃為〻政哉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下文至誠意致

知皆以先言而獨曰致知在格物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致知之道在於即事觀理以格乎物今日於一物之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知亦得今日所格一物之理明日又於一物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知又得明日所格一物之理日日格之於物之理格得亦多則我亦日〻知之於物之理所知亦多其實只此一理才彼格即此知也所以

自致知至平天下皆以先言而末言致知在格物者
言格物便致知也
格物致知雖不言先而亦必待格物之理而后有以
致吾之知則格致未嘗無先後特於理其應差速耳
故下文亦曰格物而后致知蓋蒙

明々德新民々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其
又言明々德於天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
中

篇首三言大學之綱領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

言之則明〻德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〻言以舉之以見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而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而後意誠而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夫誠意乃在格物致知之後今乃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非其序歟

誠字貫動靜終始本有格物致知而誠不存者一有不存則不知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惟其以誠意為主則自然無妄故其格物則物理無不實致知則所知亦無不實雖格物致知誠意次意如此然誠意實為教條之樞紐不可不知也

意誠而后心正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也意發於心則當聽命於心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意反得以管束其心乎

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所發動

處矣有所未慊而不免於自欺則邪惡之念與而有以動其心耳先儒心言誠意是善惡關誠之則善不誠則惡唯其真無惡而實有善所以能存其心所謂而心正者亦曰意得其誠乃能正心非謂意之足以管束此心也

心者身之所主意者心之所發心無形體之可執意有端緒之可尋故自脩之首必先誠意意誠則心正矣先儒謂誠意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蓋言心之所由於以正也

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矣心豈有不正者乎
意若未誠只是一塵偽無實之人豈問心之正與不
正惟是意無不誠然後方能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有偏重於此隨而正之

四書待問卷之十三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四

大學

臨江蕭鎰編

傳

盤銘日新本明德事何以屬之新民之首

此言所以新民者必由我之自新也故章句於無所不用其極曰言自新〻民皆欲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新民而不及明德

傳之二章所引湯銘其曰日新即明明德之事也所引詩書則新民之事也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是兼明德新民而言之則亦兼明德新民而結之矣又安知此句不通前章而結之乎

人道之大倫有五三章何以止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及夫婦兄弟

此雖人倫大目而僅舉其三欲人就此擴廣之耳故章句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餘究其蘊者是就此三者窮究其蘊與盡其餘者是
就此推廣如夫婦止於有別兄弟止於有序皆自此
三者充之

切磋琢磨皆言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之意
則切磋何以謂之道學琢磨何以謂之自脩

切磋治骨角者也琢磨治玉石者也學謂講習討論
之事如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
之事也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如玉石渾全堅確而
琢磨之力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切磋所以為道學者學雖貫通而益致其貫通之妙此則格物致知之功智之事也故有取於治骨角之事琢磨所以為自脩者己雖治擇而益致其治擇之勤此則誠意正心之功聖之事也故有取於治玉石之事然不學固不能自脩而學者又不可以不自脩學與自脩又相為用也

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自誠矣傳何以猶兩言慎獨

知之不至則不能慎獨亦不肯慎獨唯知至者見得

寔是寔非灼然如此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寔則不能不墮於意欲之私故必戰惧以終之此所謂必慎其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其身而後已彼貴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

誠意章兩慎獨

上文必慎其獨者欲其自謙下文必慎其獨者欲其毋自欺上文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以實而无不自慊下文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

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毋少自欺。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誠意。

大學之道。自格致以至誠意。則理無不明。善無不實。宜其泛應曲當。無毫釐之失。何以於忿懥好樂憂患恐懼。而有不得其正。于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敖惰。而不免於辟邪。

聖賢唯知義理之無窮。故雖正心脩身大綱已具。而一與物接。或於前四者而有不得其正。於後五者而不免於辟。則是學問之小疵。猶必隨事檢點省察。使

有四者而皆歸于正有五者而不至于辟其所謂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亦曰意得其誠乃能正心心得其正乃能身修非謂此意一誠則心不待存養而自正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也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必能慮而后能得聖賢修身工夫何有已時

忿懥恐懼好惡憂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皆自七情中出而以上四者釋正心下五者釋脩身如何區別

總是七情之動然一是心與事應一是身與物接所以為正心脩身之別

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則必如槁木死灰乃為得其正邪

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若其中節固無不得其正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一或不能無失且不能不與之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動乎其中未能中節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非謂才有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也

心正則身宜無不修矣而猶有五者之辟乎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必其當親愛者而親愛焉未見其辟也當畏敬者而畏敬焉未見其辟也賤惡哀矜敖惰各因其可而為之賤惡哀矜敖惰焉亦未見辟也唯常人之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為脩身之累耳聖賢唯見義理之無窮故正心脩身大綱已具而身與物接或不能無五者之辟則是氣稟學問之小疵尤必隨事檢點使

有之而不至於辟耳自修
此謂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為事與事接而必
有所偏也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
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點而自脩也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敖惰
　　凶德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乎
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
不敖耳若因其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人之情所
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如孔孟之取瑟而歌隱几而

亂蓋因其有以自蔽而非吾有固欲教之之心豈得遂謂之曲德哉况章旨乃為憲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難曰有所教情而其意尺則竟人於此更加詳審雖所當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

九章言孝弟慈下文引如保赤子以釋慈而不及孝弟

孝忠雖人情之所同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如保赤子一事則人罕有失之者故於此特發明人所易曉

者以示訓耳蓋世有汨致其孝而或不能不失愛於
其父日脩其弟而或不能不失愛於其兄如舜之於
父子周公之於兄弟是皆人倫之變者也赤子之心
非有知覺當其將入井之時惻隱之心隨見而發雖
至殘戾此機亦動非以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以
如保赤子推之則可以事君事亦猶是矣故章主曰
以明文教之本不假殘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蓋
　　仁讓貪戾皆出於人而仁讓言家貪戾言人
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亦惟德罔小萬邦惟

度亦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也
言為惡之效捷於為善也仁讓仁必積而形於一家
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才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
已作亂矣
九章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而曰有
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
猶待勉強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遠望
人之皆有己方僅勉而遂責人以必無可乎
此為治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有條教法

令之私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欲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責之以必從也

治國章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似言乎天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恕又似言脩身

亦言其機如此也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動化之

妙自是如此聖賢之言簡暢修齊治平理自相關豈
可截然不相入也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舜之夫婦
於其父周公之見疑於其君流言於其兄果
足法乎
衆人道其常聖人處其變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
執書以泣斯足法矣
　九章言恕十章言絜矩絜矩以恕之事二章

何以各言之

恕者推己及人之謂絜矩者即其身之所處度長絜大使上下四旁均齊如一而不方之謂恕以己人相對而言則為兩絜矩以己中處以下下四旁而言則有三先儒又以九章為責人之恕十章為愛人之恕

絜矩不獨在財用而十章言財獨詳

財者人之所同欲易以爭奪故制財用尤絜矩之大者至末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是絜矩之效孟子是清其源大學是別其流

十章屢言財用之失民矣而又言生財有大道

此所謂有土此有財也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固未嘗發也

仁者以財發身散財沽名以致民之奉己仁者果如是乎

此特言散財之效如此仁者不私其有而人自歸之而身自尊非以財發人之奉己也

四書待問卷之十四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五

中庸

臨江蕭鎰編

第一章至十九章

子思以中庸名篇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所以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然中庸之中實兼體用和

是發于心庸是見於事庸又有平常之意則所謂中庸實該中和之義而於一篇大旨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首章性教二十一章性教同異

首章言性者人物同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教者聖人之品節人物所當行之道以為于天下者也後章言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教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首章性教合人與物言之舉其體統也後章性教別聖與賢言之次其品第也舉其體統以見

道之本源出於天而不可易次其品第以見天道人
道之所以分此朱子所謂不同與然天之所賦而人
得之以生之理聖人則全其所賦而有之聖人品節
人物所行之道賢者則遵其所品節之教而修之則
又朱子所謂轉一轉說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
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

不睹不聞此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既是未
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雖是未發其體已具為用哉

慎恐懼者常〻照管持守之而已所謂常惺提撕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中心不動之境也既是不動卻下戒懼工夫用力於戒懼得無反動其心乎

戒慎恐懼存心於涵養而非用力以作為之謂也夫不睹不聞至靜之時乃動靜之幾最人所當審者一有不謹則無以養其心養之而過用其力則反以動其心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不聞雖其所不睹也而現於無形不以其未睹而忽之也則戒慎

以守之難其所不聞也而聽於無聲不以其未聞而易之也則恐懼以持之二者皆存誠養性之事而未至於着力用工之地也即書所謂不見是圖詩所謂相在尔室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也若以不睹不聞而怠於涵養固非所以為戒懼戒懼而妄有作為則作心不能無動而尔非天理之本然矣然則戒懼如之何敬以直內而已先儒亦曰敬貫動靜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則戒懼
亦慎獨也 戒懼慎獨何以爲一

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其始當如此戒懼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蓋兩
事也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
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
極言之以至於此也 存誠養性氣象如此 獨者人之所不睹不
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
慎者尤在於隱微之地也 存誠養性工夫如此 卒章潛雖伏矣

不愧屋漏亦而言之正與此相首尾

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卒章先慎獨而後戒懼

先戒懼而後慎獨是自密而疏蓋由內以及外先慎獨而後戒懼是自疏而密蓋由外以及內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在何處發而中節謂之和和還有中否

既是未發即渾然一理但謂之中不見中之所在才

發便有所向雖中亦謂之何

　未發之中固以在內言之也君子而時中則

　隨時處中又以在外言之中有二義與

有中和之中有中庸之中未發者中和之中以其體

言故謂之內時中者中庸之中則兼體用合內外言

之所謂在心之中在事物之中也時中之中又可專

以在外言之乎

　未發則中在中巳發則中在事物中有二義

乎

不偏不倚言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中之在事物者
所謂時中也無二義但有已發與未發耳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
首章大本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三十二章大本聖
人所性之全體也是其為道之體而天下之道千變
萬化皆由此出初無異也立大本亦與致中同義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又曰五者天下之達道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所謂日用事物當行
之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其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率是性而已人倫
既立此既立即情之中節者豈不是和舊哉

首章言大本達道何以立天之大本不及達
道五者天下之達道不及大本

先賢立言有體用皆具者有舉體以該用者有因用
以見體者況五達道下文繼之以三達德立大本上
文先之以經綸大經則於體用未嘗不具也 自脩

子思以中庸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庸與和
有異乎

以性情言中和者別具體用則和者中之對待天下之達道也以德行言中庸見諸行事則庸者中之常道天下之定理也蓋庸之為言平常以平常言中故無時而不中無時而不中則發皆中節而和亦中矣先儒謂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若發於心者雖和而見於事者有不庸焉則非所以為時中而所謂和者亦間斷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以有位者言之一介之士何得如此

人各隨其地為之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王者事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致得一國天下中和便充塞一國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當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復礼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

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蹇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于有爲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

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為知回之為人為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

寬柔以教安得為强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强不及强者

也然能守其氣質堅忍而不變者是亦強也

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就

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乎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自[illegible]

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倒而僵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

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有人有所不知不能聖人既有不知不能則道之全體終不可得而盡邪

聖人盡性踐形其於道理已無虧欠但究極而言一

物一理猶為有虧一事不知猶為有欠天下道理無盡聖人容有不到處極言隱處無窮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舉費以見隱及鬼神為德先言不見不聞又曰體物如在則兼言費隱鬼神之為德與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但君子之道即人之所行者言之故言費而隱自存鬼神之為德則本人之所不見者言之故先言其隱而後及於費所謂兼費隱包小大也

忠恕違道不遠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何以言恕而不及忠

方盡己時未見所謂恕及其推己則忠已行乎其間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是也忠恕未始相離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

忠者恕之所以存恕者忠之所以發存於心者無一毫之不盡則其及於人者亦稱物平施而無不當矣苟發於己者有所未能自盡則忠不在己雖欲推以及人又將何物以推之哉故曰無忠做恕不出

言鬼神之德曰齊明盛服言所以脩身亦曰

齊明盛服夫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修身為九經之始事豈齊明盛服足以盡之乎

誠字為一篇樞紐齊明誠之本乎中者也盛服誠之齊乎外者也齊明盛服所以將此誠者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故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其為修身虛文也故必齊明盛服然後能非礼勿動而可以脩

身脩篇

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猶視諸掌
乎郊社所以祀天地禘嘗所以祀宗廟不識
施於治國何易如此
先儒有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蓋理無不明則知天地之所以運日月之
所以行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
蕃於此栽成輔相以左右民則於治國何有誠無不
格則祭宗廟主於孝祭天地主敬孝敬盡其誠故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享由是而以孝治天下篤
恭而天下平於治國乎何有
禮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祭天地分有所不得則其心
有所不安心既不安則自不相通而求其理之明誠
之格可乎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唯明
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則安於守分而不為其所不
得為而治國不難矣自修

四書待問卷之十五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六

臨江蕭鎰編

中庸

第二十章至卒章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言取人必先修身也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則修身又在知人之後

取人以身言取人之則在修身自修身而知人言修

身之道又當知人順看逆看根本皆在修身自取人而修身由外以及內自修身而知人由內而及外兩人字不同又別起義不可以不事親下乃旁親非分前事

修身以道仁在其中何以卻說修道以仁

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

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何以下文更言義理

仁便有義分言之則親親是仁尊賢是義合言之則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而親之尊之有義存焉其中自

有隆殺之分等差所謂礼也

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九經亦曰所以行之者一三德九經異矣何以皆言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三者所以行之者一所以成其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所以成其事然後有是德而後有是事未有德非其德而能事其事者也故知三德則知三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是三德爲脩身之本而脩身又爲九經之本也所以修身則誠而已矣反身而誠則知之所知者盡仁之所體

者至勇之所强者立而三德皆實得於己而身無不
修矣由修身之實而達之親親尊賢之實由親親尊
賢之實而達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
懷諸侯之實則九經皆非虛文而天下國家無不治
矣此三德九經壹是行以誠而修身又所以貫三德
九經之誠者也杳菉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九經以修身為本大
學修身以上工夫甚詳更懼齊明盛服非禮
勿動而遂足以修身乎

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心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
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故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
以為修身之要也然撮以一言曰誠而已外動靜無
時不誠身安得不修乎

九經親〻何以不言任之以事

此親〻尊賢並行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〻之故不
問賢否而屬任之以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
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貴之親厚之而不任之以事

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行而後知擇善而固執之先知而後行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待思勉自然中道固無先後之等未至於聖則未能無人欲之私故必學問思辨以致其擇善之功然後篤行以盡其固執之力是固執不能無待於擇善明矣故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間置一而字可見

於思勉不同

自聖人而言則以其生知自然安行故或思或勉無所先後自學者而言則審能學知更須利行故擇善而固執之先儒謂誠則無不明明則可以至於誠亦此之謂也

誠之之目有五言知何詳言行何略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善以擇言其事非詳則不足執以固言其事雖一而有餘故博學而能必篤行其所

已能審問而知必篤行其所已知思而得矣詳而明矣又必篤行其已得已明者是行者所以行所知也而何詳畧之疑哉　耆蕞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似自明而誠者則非所性而有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似自誠而明者則非由教而入矣

有聖人心不自聖之盛德有賢人積而能化之工夫夫子自誠明者也而致曲有誠至於著明者積而能

化之工夫也誠則形之誠未是誠之統體其義如仁民之仁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之誠方是仁之全體說夫子為自明而誠者以辭害意者也疑致曲為自誠而明者以文害辭者也

兩言至誠下文一曰贊天地之化育一曰知天地之化育至誠一也何有贊與知之異

贊化育以行言知化育以知言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育真知天理之必然也化育雖出於天而裁成輔相亦必待人為之贊助

贊就事物上言知就理上言
贊化育以其能盡性也知化育窮理以至於命也
盡其性者是自內而外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大經者是自下而上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化育者天道流行之妙贊就事物上言知就理上言贊謂極裁成輔相之道知謂窮生育變化之理以就事物上言則化育之事出乎天而所以相助之則在乎人惟能極其盡性之功

故能有裨益造化之事以就理上言則化育之理本乎天而有以默契之則在乎人唯能極其存養之功則可以脗合造化之理○智者知化育之理贊者助化育之事苟於理有未窮則其知有未盡又安得盡性以極裁成輔相之道哉

其次致曲〻能有誠有誠之誠此誠者之誠如何

此誠未是統體誠底蓋是逐節逐曲推致各造誠實地位積而至於能化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誠之

全體

曲能有誠矣猶有待形著動變之積乎

章內謂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然則形著動變自是有誠之功能化則至誠矣○曲能有誠屬下句意言曲若能有誠則形則著則明則動則變以至於能化

誠者自成也 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後自成與前自成不同蓋恐人只說自成便了故言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己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成己知之事何以言仁成物仁之事何以言知

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豈不是成物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無與不有異與久則微

徵則悠遠悠遠久所以成物久與遠有異與
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者由其至誠故能無息由其不
息故能恒久則不息即無息而繼無息言不息者葉
氏所謂變文耳無息不息豈有異與久則徵〻則悠
遠久恒於中遠著於外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
亦悠遠而無窮所謂悠久所以成物者久於其道而
天下化成也久則悠遠悠遠即悠久而繼久言悠遠
悠久者陳氏所謂變文耳久遠豈有異
悠遠則博厚高明則悠遠在高厚之先悠久

成物無疆悠久在高厚之後

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遠在高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高厚之後此所以為悠久若其初悠久而未不悠久即非悠久矣

自聖人而言則以悠遠致高厚自聖人與天地同體用而言則高厚又悠久蓋天地非由積累而後大故其言如此

道中庸依乎中庸擇乎中庸工夫次第

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能擇也能擇能守則無過

不及而中庸矣而非化之者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而不能獨擇矣道中庸則仁之至而不能獨守矣此中庸之成德而道之所以凝也

尊德性四句言、而敦厚言以

尊道性而道問學非存心無以致知也敦厚以崇礼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学以学之別

温故自知新而者順辞也敦厚又當崇礼以者反說也

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夫子何以定禮樂

刪詩書

王天下有三重焉孔子雖善不尊蓋述而不作者也

其正礼樂刪詩書皆脩之以復於羣聖制作之舊使

後世有可考治而已然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也

至聖至誠之別

至聖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誠上章大德敦化而

言聖者通靈變化之稱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

之謂天道之極致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盛德之著

乎外者也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至理之存
乎中者也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
顯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
聖者大而化之之謂人道之極功誠者真實無妄之
謂與天合德者也故經中凡說天德處必曰至誠說
人倫之至必曰至聖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如字其字之辨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即聖人便是天淵如則與之為
二其則與之為一

如天如淵其淵其天天淵先後之辨

如天如淵承上文溥博淵泉而言其淵其天與肫肫其仁承上文經綸立本知化而言

○○○如天如淵皆言充積而發見之意無先後之序獨其序仁其淵其天則以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自下說從上去肫肫以經綸言淵淵以立本言故先後如此

言至聖曰如天如淵言至誠曰其淵其天謂之其則不但如之而已聖誠抑有優劣乎

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民莫不敬信且說焉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充積極其至發見當其可者也至誠是實理之本乎中者故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其實理自是如此聰明睿知皆自此出既非二物何所優劣乎

四書待問卷之十六終